

寻找  
传家宝

## 地下交通员的一张老照片

本报记者 张琼

国庆节前，记者在市区火炬路采访了凤翔老党员、地下交通员王生春的女儿王淑芬。王淑芬珍藏着一张70多年前的父亲肖像照(见右图)，她说：“这张黑白照片是我家的‘传家宝’，每每看到照片中目光坚定的父亲，就会想起他给我们讲地下交通工作的情景。父亲信仰坚定、对党赤诚的品质，

值得我们学习、传承。”

王淑芬还珍藏着父亲的回忆录《忆地下交通》，这份回忆录由卢英明整理，曾全文刊登、收录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的《党内交通史料选编》(第二辑)一书中。顺着这份回忆录，王生春不畏艰险传递情报、救助同胞、摆脱险境的往事，得以浮现。



## 勇渡泾河传情报

“父亲是凤翔糜杆桥人，生于1902年，1985年离世。1938年至1948年这10年间，父亲担任中共陕西省委、西府地委、关中地委交通员，承担省委同西路各县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工作。”王淑芬这段话，与王生春回忆录的内容相吻合。

1937年春，在地下党员王志贤同志(即丁超烈士)的启发教育下，王生春投入党的怀抱。当时，王生春来到泾阳县云阳镇的陕西省委，被分配开展地下交通工作。王生春回忆录中写道：“从此，我就化名张志德(人称张老汉)，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地下交通工作，担负着传递党的情报、接送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的任务。”

一次，王生春在党组织安排下，带着一份紧急、重要的情报去马栏。途经泾河时，恰逢山洪暴发，河水猛涨，渡船都停了。望着咆哮的泾河，王生春心急如焚，地下党负责同志的话响在耳畔：“这份非常重要的情报，是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，从敌人‘心脏’里搞到的，它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，发展抗日形势有着重大作用，必须尽快送交上级……”

找船？不行！船都控制在敌人手里。再等等？不行！任务紧急，加上渡口有敌人的哨楼，多等一分钟就多加一份危险。涉水渡河？王生春不谙水性，但他下定了决心，遂找来一位熟悉水情的水手，以家人重病急需渡河为由，请水手带自己渡河。

两人相互抓牢还没走出多远，

河水就淹到了胸部，身子开始倾倒。到达河心时，水已淹到脖子，开始往嘴里灌。这时，一个浪打来，把两人淹没了，王生春脚离开河底，被急流卷走，水手挣扎着抓住王生春，大喊：“抓好！不敢慌！”一番折腾后，两人总算又在水中站稳了。

“我看不行，咱们还是倒回去吧！”水手也害怕了，建议返回。但王生春心里想着任务，坚定地说：“不！已经到这里了，还是过！”就这样，两人不知喝了多少水，淹了多少回，终于硬撑着渡到对岸。王生春把身上仅有的半块钱给水手，并感谢救命之恩，然后赶紧向马栏奔去……

帮乡亲拉车过关卡，乔装打扮躲搜捕、饥肠辘辘长途送信……机警的王生春一次次化险为夷，完成了传递情报的任务。

## 智过关卡救志士

“父亲曾营救转移过教育家、新闻学家李敷仁。”王淑芬说。

1946年5月，王生春受关中地委派遣，在旬邑策动董策成起义。一天黄昏，两位同志从马栏赶来，带来一封汪锋同志的信。信里安排王生春在两位送信同志的协助下去接一位重病的同志，并叮嘱：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十分紧迫，必须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。看完信，王生春一行三人连夜出发，经过艰苦跋涉，到达礼泉县一个村庄。

天黑时，在当地地下党组织一位负责人的家里，王生春见到了要接送的同志。原来，这位同志不是生病了，而是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，受了重伤，胸部还有一粒子

弹没有取出来，需尽快送回边区治疗。病人不能行走，大家想办法买了一头小毛驴，一行四人出发了。

一到泾河渡口检查站，匪兵就把他们的行李翻了个遍，并逐个搜身，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。王生春答：“这个掌柜在下面做生意，有病准备回家，这是他侄子前一晌看他来了，这个是字号里打发送他的‘相公娃’。”一个匪兵恶狠狠地盯着王生春问：“你是啥人？”王生春答：“我？嗨！咱是个穷脚户。”匪兵没看出破绽，骂了声：“滚！”

过了河，又有两个穿便衣的人来盘问，迟迟不放王生春一行人走。王生春说：“这是个病人，要是在这里出个一差二错，我可担当不起呀。”结果，盘问的人一拳把王生春打翻在地，王生春起身时碰了碰受伤的同志，这位同志立马呻吟起来。王生春假装对病人发火，拉着哭腔抱怨起来，一时间呻吟声、哭闹声、吵架声，让盘问的人不耐烦地说：“滚，滚！”王生春一行得以离开虎穴。到旬邑附近时，在董策成帮助下，顺利通过最后一道关卡。

到达边区警戒线时，汪锋同志和20多名战士早等在那里，将受伤的同志抬上担架，火速送走救治。回忆录里写，汪锋握住王生春的手说：“老张，你辛苦了，快去好好休息，情况咱们以后再谈。”

后来，王生春才知道这位受伤的同志叫李敷仁。李敷仁以《老百姓报》为阵地，用童谣、民歌等形式宣传抗日，宣传共产党。抗战胜利后，又投身反对内战的斗争中，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。李敷仁到达边区后，边区医院为他做了手

术，身体逐渐恢复健康。1946年7月23日，延安举行了欢迎李敷仁的盛大集会。

## 促成董策成起义

“父亲对董策成起义这段往事印象深刻，80多岁时仍记得许多细节。”王淑芬讲，彼时通过统战关系，董策成与共产党已紧密联结在一起，父亲多次在中间传递消息、物件。

1946年，董策成护送重要人物、运送物资的事暴露，被敌人软禁。为防止敌人突然行动，地下党组织在董策成跟前设了三道岗。敌人一边监视董策成，一边等待援军。当得知敌人援军距张洪镇只有二三里距离时，赵伯平同志对王生春说：“……你告诉策成，立即起义，刻不容缓，否则，后果难以想象。”8月15日，王生春急忙赶到张洪镇，通知董策成马上起义。董策成得到消息十分激动，他压低声音告诉王生春，自己已经做好了起义准备。两人商量完行动方案后，握手言别，董策成说：“我盼望的一天总算就要到了，边区再见！”王生春离开约2小时后，董策成率部起义，在接应部队援助下，董策成率部到达马栏，起义成功。

“长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，父亲和亲人曾被敌人抓捕。”讲起父亲被捕的经历，王淑芬不禁眼角泛红。1947年9月，王生春受吕剑人同志安排回凤翔，将邵光瑞接回边区。回乡后王生春住在家里，次日凌晨刚要动身，就被敌人包围了，王生春迅速躲到井下。敌人搜查时发现了王生春，将王生春和多

位亲人抓走。

为了让王生春屈服，敌人使尽招数——让王生春坐老虎凳、戴着脚镣推磨、找地痞出假供等，但王生春始终没有暴露身份。直到1948年5月，王生春及家人才被释放。1949年夏，王生春随西府游击总队，与一野大军在西安会合，部队行军途中，吕剑人在会上说：“王生春同志在被捕以后，坚强不屈，始终没有暴露身份，保护了党的组织，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。”

王生春回忆录里，有这么一段话让人动容：“每当我看见跳跳蹦蹦的儿童背着书包，走向教室的时候，每当我看见欢欣喜悦的人们，走向车间、走向田野的时候，每当我看见生活幸福的男女青年，并肩在街上漫步，或走进电影院、剧院的时候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艰苦战斗的情景，想起那些为了新中国、为了今天的幸福，而光荣牺牲了的同志……”

王生春之子王金勃回忆，父亲晚年在凤翔度过，他每天坚持看报，学习党的政策，关心国家大事，80多岁时仍带病完成回忆录。王金勃说：“父亲虽已离开38年了，但他对革命工作忠贞不渝的信念、朴实正直的性格，一直印在我们心中。”

这几年，王生春子女一直在整理收集父亲的资料。采访结束时，王淑芬说：“我们想留下一份父亲的事迹集子，让后人能够学习父亲那钢铁般的意志，以及对党的赤子之心。”

## 红色记忆

## 宝鸡方言：活着的历史

有一个笑话说，一个在宝鸡工作的外地人回老家探亲，家乡人都说：你给咱学几句宝鸡话。此人笑答：宝鸡话听起来深奥，像古代人说话，说起来好听。大家不信，于是他说：“俄胛骨疼很，脖郎骨一概不欠和！”(我肩膀疼很，脖子很不舒服！)大家终于信了。不过，宝鸡方言中，的确保留了不少文言词汇和少数民族的语言。

宝鸡是周秦王朝发祥地，如果以确切记载西周初年的“雅言”为起点计算，宝鸡方言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在西府方言中，保留了大量的古语音和古词汇，如今，在普通话中虽已经很少使用，宝鸡地区人们却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经常使用。同时，宝鸡地区从秦汉六朝以来是民族大融合的主要地区，因此，在宝鸡方言中也汲取了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古音古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宝鸡方言是活着的历史。

宝鸡话里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文言词汇，几千年来被人们口口相传，听起来稀松平常，一旦写出来变成方块汉字，就不由得让人惊叹称

绝。这些词汇，在古汉语中就早已存在，都是对古汉语的继承和发展，或稍有变异。如将“肩膀”称为“胛骨”；又如，将老人去世称“歿”，亦属典型的古汉语文言词。再如，将中午称“晌午”，将中午饭称为“晌午饭”，其中那个“晌”字，亦是古汉语词语。在方言里，这种具有古汉语痕迹的语言实在是不少的。下边信手拈来几例。

啜：是古汉语词，本义是咬、吃，在宝鸡方言里含义颇多，根据具体的语境有不同的意思。如，把吃饭叫“啜饭”，还有打的意思，常见的用法是“某人把某人啜了一顿”，“放心，他啜不过我”。还有捅篓子、惹祸的意思，如“某某这下啜下活咧！看他咋收场？”另外，还有把人难住了的意思，如“这事真的把人啜住了！”等等。

嫫：古字，甲骨文中就有嫫，《诗经·陈风·月出》唱道：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嫫兮。”即“美人多漂亮啊”。给《诗经》作注的汉代学者毛亨说：“嫫，好貌。”宝鸡方言里仍取美好、畅快之意。如：“你这事办得嫫！”“嫫暴暴(好得很)！”

争：宝鸡方言里的意思是

“差、相差、欠”。如：“争一点儿就够咧。”古代典籍中就有这样的用法，如唐代诗人杜荀鹤《自遣》诗：“百年身后一丘土，贫富高低争几多？”其中的“争几多”就是“差几多”的意思。宋人杨万里《舟中夜坐》诗：“与月隔一簾，去天争半篷。若无篷与簾，身在大虚中。”“争半篷”即“差半篷”。

倭也：宋代人编著《文韵》中解释为：“倭，顺貌”，即“平顺的样子”，顺眼。只是在宝鸡方言里因所指对象不一样，而出现了多义现象，实际上仍是《文韵》所说“顺貌”的引申或扩大。一指人漂亮，娇美，如：“你看你小伙子娶的媳妇多倭也！”二指事情办得当，令人满意，如：“那人心细，活做得倭也，没啥弹嫌的。”三指屋舍整洁入眼。如：“看娃娃把房子收拾得多倭也！”在这里“倭”表意，“也”仍是语气助词做“啊”“呀”讲。

匡烦(颇烦)：不耐烦，纠结。《说文》：“匡，不可也。”《正字通》：“匡耐，不可耐也。”宝鸡话至今仍用。如：“心里颇烦得很。”意思仍是“心情不好，不耐烦”。

坛场：办事场面或处事因故出麻烦，宝鸡话叫：“坛场大不好收拾。”《说文》：“坛，祭场，坛之言坦也。”古

代设坛之事甚多，如祭祀、盟会、出行拜将等。由此可见，古人设大坛场，宝鸡方言保留古意，称办事铺张为“坛场大”。

宝鸡地区距古代的“五胡”区域较近，又是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主要地区，方言中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词汇。如称



父亲为“大(达)”，原本少数民族语，古羌族人呼父为大。六朝以后，由于民族融合，干陇地区为民族杂居之地，故有人称父为大，相沿成习。又如“甲甲”，上衣无袖谓之甲甲，为古代少数民族服饰。甲本甲冑之意，西府地区把无袖之衣都称甲甲，有“棉



甲甲”“皮甲甲”。宝鸡方言说“兀搭(达)”，就是指示代词“那”，近年来专家研究表明，“兀”不是本字，也不是汉语词，它来自突厥语。

西府的妇女称其丈夫之父母谓之阿公、阿家，是尊称。阿家即阿姑，古音“家”读“姑”，汉班昭称“曹大家”，即“曹大姑”。可知阿家为古语，西府地区称阿公、阿家不但文雅，而且带有“羌戎少数民族遗韵(音)”。

(摘自《宝鸡历史文化丛书》之《西府民俗——源远流长的文化遗韵》)

## 陈仓荟萃